

陳笑風與林小群（右）在北角新光戲院合演《搶傘》劇照。



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、「風腔」創始人陳笑風，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廣州病逝，終年九十八歲；又一位藝壇殿堂級人物凋落，今後只餘「淚似簾外雨，點滴到天明」繞樑迴盪，令無數粵藝知音和戲迷為之神愴和慨嘆。

葉中敏（文、圖）

大哥風駕鶴西去 風腔永留人間

陳笑風是當代粵劇界少數能在唱腔上自立門戶、獨創一家的代表性人物。戲曲藝術講求唱、唸、做、打，唱始終是居第一位，唱功不夠好，其餘條件再好也很難稱得上是名角名家，今家喻戶曉的粵劇大老倌都是以自成一家的唱腔享名和傳世，如薛覺先的「薛腔」、新馬師曾的「新馬腔」、芳艷芬的「芳腔」和任劍輝的「任腔」等，戲迷真是只聽半句便已經知道演唱者是誰。

也正因如此，唱粵劇粵曲的人多，流派也已產生不少，要想在茫茫藝海中突圍而出、自出機杼，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，所謂成家成派，不是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，而是必須要得到廣大觀眾戲迷的歡迎、同行同業的認同、經得起長時間考驗廣為流傳、模仿者眾而又歷久不衰者，始稱得上是「一家之言」。

《山伯臨終》歷唱不衰

而陳笑風所開創的「風腔」，便是個中表表者，其演唱風格和特點，包括刻畫人物、以情帶聲、細膩、腔隨字走，都是經過長時間研究和琢磨而逐步形成的，其代表作《山伯臨終》，唱的就是一位痴情書生的悲憤絕望心聲，《朱弁回朝》則是忠臣不事二主的慷慨激昂，還有《胡二賣仔》、《王大儒寫狀》、《綉襦記》等作品，都是根據不

同角色人物和劇情唱出不同的感覺，絕非「千人一唱」、「千人一面」，這在一般大鑼大鼓、表演節奏較快的粵劇舞台表演中是頗為罕見的，也因此而形成了自成一家的基礎。

特別的是，陳笑風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自港返回廣州後才逐步「擔正」走紅，「風腔」也是在七十年代後形成，一般說來，內地粵劇唱腔的風格是不太容易為香港以至海外觀眾所接受的，但「風腔」和另一位名家羅家寶所創立的「蝦腔」卻是例外，不僅為海內外粵劇戲迷所「受落」，而且爭相模仿和廣為傳唱，幾乎所有曲藝社和演唱會都不會少得了兩人的作品，也可謂異數矣。

陳笑風的「風腔」以「骨子」和富書卷氣馳名，其實也其來有自，因為他本來就不是「紅褲子」出身，而是一位大學生（註：「紅褲子」代表由基層做起，不屬學院派）。其父陳天縱，早年乃省港一帶有名的班政家和編劇家，但陳笑風自小喜愛理工科，讀書成績優異，中學畢業後便考入了廣州大學的土木工程系，一心將來做個工程師，課餘時間也會學點音樂、拉拉二胡，有時其父的戲班「棚面」缺人，也會叫兒子前去幫手。不久其父組班到星馬南洋一帶巡迴演出，陳笑風同行，由於走埠人手不足，樂隊經常要他「頂檔」，到後來

更有演員離隊，其父索性命兒子粉墨登台，擔當小生角色，不久戰事爆發，陳笑風被迫從此中斷學業、正式「下海」了。

陳笑風六十年代已在粵省走紅，但為香港粵劇觀眾認識，則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事。一九七九年，內地「文革」結束，紅線女「女姐」復出，組團來港在北角新光戲院演出，團中的文武生有兩位，就是羅品超和陳笑風。而人稱「鑑哥」的羅品超較擅武場戲，主演《蝴蝶杯》、《林冲》等劇，文場戲便落到了陳笑風身上，他和「女姐」合演《搜書院》、和林小群演《搶傘》、和新秀林錦屏演《牡丹亭》，當然少不了那時已膾炙人口的《山伯臨終》，演出大受歡迎。

台下台上皆溫文爾雅

當日省港紅伶重聚，老友見面自是十分歡喜，「仙姐」、「任姐」在散戲後請各人到跑馬地「逸廬」家中宵夜，然後「開枱」攻打四方城；而最為搞笑的是「女姐」和「波叔」梁醒波合演《刁蠻公主驢駝馬》，駝馬被公主關在房門外睡在地上，公主叫他起來，「波叔」詐嬌要公主拉他，誰知這一拉，「女姐」成個跌在「波叔」身上，兩人變作滾地葫蘆，久久都站不起來，兩人

笑作一團，台下觀眾更是笑得前俯後仰。

陳笑風台下台上都溫文爾雅，十足書生一名，但七十年代也積極參與粵劇改革，演出過《刑場上的婚禮》等現代戲，敢於創新。而他對「風腔」的態度是重視而不保守，有一段時期，廣東粵劇學校要求所有學生第一支曲就學唱《山伯臨終》，他提出反對，因為這首曲目編排和他的唱腔都比較深奧難唱，初學者不易掌握，容易流於表面，他認為學生應先由一些傳統曲目和唱腔學起，可見其藝術上的認真和負責。

人稱「大哥風」的陳笑風，一生致力粵劇藝術、貢獻良多，為人作風正派、待人以誠，喜歡學習新知識和新事物，寫得一手好字。他的妻子梁瑞冰亦為粵劇花旦，早年離世，三名子女陳展、陳亮、陳瑜在美國定居，「大哥」曾赴美跟隨子女生活，但不習慣「日日坐在公園睇白鴿」的日子，又回到香港和內地居住。他的弟妹陳中堅、陳小茶、陳小華、陳小莎均從事粵劇和影視界的工作。其喪事將由在穗親友、徒弟及粵劇院等有關單位辦理，三名子女因疫情關係，只能在大洋彼岸視頻參與，遙寄孝思。註：陳笑風追悼會已定於十二月十日在穗舉行。



▲陳笑風（左）與紅線女（中）、羅家寶訪港合照。



▲陳笑風一九九六年訪港，「仙姐」白雪仙（右）盛情招待。



▲一九七九年陳笑風訪港與「牛樂」麥炳榮（右）歡談。



▲陳笑風在港收影視紅星鄭少秋（右）為徒。

「風腔」獨樹一幟

嚴觀發

風腔，是陳笑風獨創一格的唱腔。憑他天賦的好嗓，淳厚、圓潤，極富廣東泥土味道。既能攀上高音領域，又能低墜至很低的音區。達到高而不亢，低又不澀，正是風腔的音色特點。

陳笑風所創造的腔調（行腔的旋律），都從曲中人物的思想感情、內心世界出發去設置。腔中繁中有簡，簡中

有繁，而且抑揚頓挫，跌宕有致，令人有驚喜和新鮮的感覺。例如：他所獨唱的一曲《哭主》，其中一段反線二王上句的長腔的設置，令人擊節讚賞，起句曲：「21 23 53 5」發展到「23 21」，隨即抑頓下來，返回傳統的收音。這樣大幅度的起伏跌宕，度得實在太好了！

此外，《六號門》一曲的唱腔，也是從人物的複雜思想感情出發而創造出來，既保留了廣東粵劇的韻味，又達到了出人意表的效果。

他早期的《錦江詩侶》（對唱曲）、《孤舟晚望》（獨唱曲）等曲，都是風腔的代表作，一直膾炙人口譽滿梨園。（本文作者係粵曲粵樂名家）

經典折子戲專場展越劇風采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李亞清報道：由香港江浙戲劇聯合會主辦、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「越劇經典折子戲」，於十二月四日晚在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茶館劇場舉行。香港江浙戲劇聯合會藝術總監、專業越劇演員黃香萍，專業越劇演員王梨芳、盧丹萍、何椰莉、許愛娟以及專業越劇演奏員，並邀請香港司儀鄧梓峰主持，為觀眾送上越劇經典折子戲專

場。擔任香港江浙戲劇聯合會藝術總監的黃香萍，曾於內地不同劇團指導演員，亦於香港多個劇院、社團演出。

演繹耳熟能詳的故事

她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：「我們希望在香港推廣及傳承江浙滬一帶的優秀劇種。這是香港江浙戲劇聯合會

自二〇一九年底成立以來的首次演出，先以推廣越劇打響頭炮，因越劇是中國第二大戲曲劇種，曲調優美並被大眾所傳唱。」

此次演出的劇目，大多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，比如《打金枝》、《寶蓮燈》、《梁祝》等中的選段。黃香萍於當晚演出共飾演三個角色、四段折子戲，包括《打金枝》裏的升平公主，《情探》裏的穆桂英及《十一郎》裏的徐鳳珠，她稱，這三個角色無論唱腔，性格及身份都很不同，對演員的技巧要求頗高。

將辦相關戲曲課程

「在演出的籌辦過程中，我們也遇到一些挑戰，特別是疫情期間，租訂的場地多次因疫情被迫取消，無法演出。而限聚令也令我們難以聚集一眾演員及樂隊成員一同綵排。不過大家都十分努力，也嘗試以各種方法進行綵排，包括小組練習或線上綵排等。最後呈現出的效果也很令人滿意。」

當晚演出氣氛熱烈，由黃香萍、盧丹萍、許愛娟演出的《打金枝》之哭宮選段，由盧丹萍、何椰莉演出的《梁祝》之相思選段等，戲迷聽得意猶未盡。觀眾李太告訴記者，她早年在上海

時，曾是專業越劇演員，這次受越劇演員朋友邀請前來觀賞，她亦稱，希望未來在香港可看到更多越劇演出。觀眾黃先生與母親一起前來，他們表示，演員們的專業水平很高，「戲劇的功夫簡單學幾下是不會掌握的，他們都有多年的功力。」

黃香萍表示，聯合會未來將籌辦更多場江浙滬地區的戲曲表演，也將開辦相關戲曲的課程，並前往各類院校授課。部分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

▲越劇演員黃香萍（左起）、盧丹萍、許愛娟演出《打金枝》選段。



▲越劇演員盧丹萍（右）、何椰莉演出《梁祝》選段。



▲越劇演員王梨芳演出《寶蓮燈》選段。

▲香港江浙戲劇聯合會藝術總監、越劇演員黃香萍當晚演出扮相。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